

百家書

江楓

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

The ESSAYS on TRANSLATION & SINOGRAM by JIANGFENG 江枫◎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诗，是艺术性最强的语言艺术。没有形式便没有艺术美。作为艺术品的诗，绝不可能脱离其艺术形式而存在。诗之成其为诗，并不在于说了些什么，而在于是怎样说的。所以，译一首诗，首先是要译出这首诗是怎样说的。而所有的文学翻译，概莫能外，也都是：形似而后神似。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忠实，便没有社会价值。力求忠实，是翻译工作的最低标准。忠实的文学翻译，既忠于内容，更忠于形式；不求形似、但求神似，而获得成功者，断无一例。所谓“离形得似”，只是一种有害的迷信。

文字，均起源于图画：先有独体象形、指事，不敷所需而有合体会意，到形声字出现，分化随即开始。汉字，由于形声相益突破了形与形拼的局限，乃得以存活至今历久而不衰；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先民，却因看重文字可以记录语言而走上了拼音化的歧途。但是排列组合字母以造字的空间有限，当古希腊人注意到文字以形表意这一本质属性，便也转而利用既有字形拼形造词。今日西方文字，也只有部分古老的独体字才是真正的拼音文字。文字的共同发展道路，正是今日汉字和各国文字都在走着的：拼形表意。

ISBN 978-7-5075-2128-3



9 787507 521283 >

定价：40.00元

百家丛书

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

江枫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江枫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75-2128-3

I. 江… II. 江… III. ①文学—翻译—文集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1046-53 H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4974 号

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

著 者: 江 枫

责任编辑: 李 庆 刘 峰

责任校对: 华 一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投稿邮箱: hwbs@126.com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55 发 行 部 010-58336277 58336265

责任编辑 010-583362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02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2128-3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百家丛书”出版前言

“百家丛书”旨在为学者、作者提供一个学术研究、学术批评的园地。在这里，不分学科门派，不论学界泰斗或是新人新秀，都可以就某一学术观点、学术行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是商榷质疑、说明真相。丛书责任编辑本着保障学术自由、学术批评自由的愿望，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对选用的文章基本上是按原稿登载，以尊重作者在这里所阐述的事实、所提出的观点和作者的写作风格。

特别需要讲明的是，丛书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仅为一家、一己之言，并不代表出版者的立场、倾向和主张。学术批评需要有良知，有勇气，更贵在有平台。为了繁荣学术、繁荣文化，身为出版人，我们乐于提供这个园地。但愿我们的这一用意和举措不被误读。如读者有什么意见、建议、批评，我们洗耳恭听，并会认真考虑。

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偏颇与错误都难免，甚或还夹杂着一些过激的、情绪化的言辞。我们认为，无论批评与反批评，只要是本着与人为善，讲究学者的风度，尊重批评对象应有的人格，尊重批评对象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而且也有接受被批评的豁达心胸，不把学术之争搞成意气之争，不以语言暴力对抗语言暴力，做到言之有据，讲事实、摆道理，语言文明，学术自由和学术批评自由才能正常、积极、健康发展。我们热忱地期望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能这样做，并通过争鸣成为诤友、朋友。

但愿“百家丛书”的出版有着积极的意义！

华文出版社

2009年6月20日

自序

卑之无甚高论

这是我近二十年来有关于文学翻译和汉语汉字的一个言论选集，在交付出版之前，再次翻阅，不禁哑然：迟钝如我，到了八十岁才明白七十年前常听母亲说的“卑之无甚高论”之所指，同时，也明白了卑之无甚高论，有时，也自有其出现的必要和存在价值。

第一部分，正如我在中国译协主办的一次暑期讲习班上所用讲义的标题所示，只是任何一个有志于文学翻译的文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常识”。

如所周知，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创作有模仿说，翻译有临摹说，岂有模仿、临摹而可不求形似。只要联系实际，认真考察，就很容易相信，文学创作或是文学翻译，像任何一种艺术一样，在构思成熟之后，主要的功夫都下在形式上。

由于有人认为，中国的翻译理论发展，是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条线向前发展，一步高于一步；也有人把“神似”和“化境”理解为从心所欲，再经过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辗转传播，就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普遍真理。

然而，所谓“离形得似”，不过是一种有害的迷信，只要不故步自封、闭目塞听，就不难发现，一提起来永远是“博大精深”的东方造型艺术受害之深。这种说得好听的美学观念，和美的本质属性不相容显而易见，因为似与不似本身，就像美与不美，全都是离开了形式就无从谈起的概念。

在我的文学翻译理论论述方面，如果也有点什么是新的，只是一句话，就是如今已经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形似而后神似”，这里的“而后”是形而上语境下的“而后”，是修辞意义上的“而后”。

诗歌、小说、戏剧，等等，全都一样，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并不在于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分别是怎样说的，因此，文学翻译，首先就应该力争准确、忠实再现那个怎样说。



第二部分，有关于文学翻译的评论，也像任何一种评论，无非是挥舞着语言文字的旗帜和武器，以宣扬自以为是真理的真理、以扫除自以为是谬论的谬论。对于文学翻译，我以为，必须力求忠实，也就是，必须力求形神皆似。

说这样的话，就像在说太阳出来才是白天，太阳落山才是夜晚一样，本来多余，但是，由于当前的翻译理论界是一个奇怪的世界，有成批的博导在昭告他们的学生和世人：只有太阳落山了才是白天，而且，正是由于有了又一个又一个太阳落下山去，人类才有了一个又一个灿烂的白天！而且，正在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用这样一套“理论”培养了、培养着、和将要培养，一批又一批将来也会成为博导的博士，说这样一些多余话的就成为必要。

已经流传得很广，而且成了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竞相论证的一种谬论是，“正是由于有了误读、误译、改写之类的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一部又一部文学杰作得以顺利广泛传播。——这不是《笑林广记》里的笑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就有这样一所并非籍籍无名的高校，就有这样一位已经有了教授衔的博士生，就在一位并非籍籍无名的博士生导师指导下，写出了一篇论文，利用本土的离形得似说和外来的创造性叛逆说，“论证”了诗歌翻译“最大胆就是最忠实”，并且在并非都是籍籍无名的教授先生们参与下通过了答辩，就凭这样一篇几乎等于是论证了最白就是最黑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这是远比抄袭腐败一百倍的学术腐败，而且是团伙腐败！因为抄袭，所抄多为论述正确或是表述精当的论点、论据或言说，所犯的是个侵权性质的民事过错，而把谬论当成真理，合伙利用国家授予的庄严权力、以正式的与一定权利义务相关的学位名号加以正式承认，并且，使得欺世盗名者得享更高的名利，从学术到经济到政治，侵害的客体已经是国家、社会、人民长远的利益，就构成了不得不追究的刑事犯罪！

这些本来也只能算得是普通常识，我强调的只有：公正，是一切评论的道德底线。完全属于我个人说的，也只有一句话：

谁，能够以任何实例证明离形可以得似，我，就能证明他是神仙，因为他能凡人之所不能。

最后一部分，是一个语言文字工作者为所用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一点关心。虽然由于语言文字本身事大，而不能轻忽视之，但是，所论，也仍然是并不十分高深的卑之无甚高论。

就像那个只相信自己眼睛的小孩，说了一句：瞧，皇帝光着身子呢！

世界上只有中国的语言学家、语言学博导和教授在谈论汉字时，背诵他们老师的老师从索绪尔谈论拼音文字的课堂笔记中搬过来的说法：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不允许任何别人有任何不同说法，而且公然蛮横断言，谁有不同的

说法谁就是骗子！

但是，这句话，作为定义，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作为命题，是个伪命题。因为，文字，不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记录语言的符号，不都是文字。

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也并不是拼音化。索绪尔讲授“普通语言学”时所使用的拼音文字，早已经不是单纯的拼音文字了。那个时候的拼音文字，早已经也像汉字一样，既有独体，也有合体：独体的，多为表达生活中基本概念的基本词语，合体字，就多得不可胜数，合成的方法或原则也多种多样。

世界文字，全都起源于表意图画，所有的象形文字全都经历过大体上类似于汉字六书（之五，转注例外）的发展过程，象形字、指事字，出现最早，基本上都是独体字，为了表达“可象”、“可指”以外的概念，就不得不诉诸“假借”和“会意”了，前者仍可以是独体，后者就必须诉诸形与形拼，即以既有的字形构件拼造新字。再穷于应付，聪明的人类便在“假借”与“会意”并用的基础上，发展出“形声”造字之法。汉字，坚持此法，延续至今。

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先民在他们的象形文字分别发展到形声阶段后，发现标音的音节还可进一步分解，而有了他们各自脱胎于象形的原始字母，然后，才有了较易书写、不标元音的腓尼基字母。古希腊人又增添元音，乃有了较完备的希腊字母，和后来的子孙字母。

但是，甚至早在古希腊，人们便发现造字所用字母不可能多到无限，而弃形用音的结果，同音字多易生歧义，也就不得不回过头去，重走拼形表意之路。实际上索绪尔所说的“表音文字”，早已是拼形表意文字。

世界上不存在不表意的文字，不表意便不是文字。

我曾经呼吁“文字改革不妨暂停”，但是从不反对简化，因为汉字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不仅仅是由于造字有理有据，望文多可识义，而且，也是因为度过了由简而繁的婴幼儿成长期以后，又经历了甲骨、金石，大篆、小篆，然后经历书写方式的隶变，又“减省隶书之波磔而成”楷书，既便于书写，也不割断传承，但是最近一次人为简化，引发了极大争议，在一方几乎垄断了话语权的条件下也未能完全镇压不同的声音。

近两年来，不断有人提出恢复繁体汉字，但是我并不赞成，因为一概恢复，确是倒退。然而，最近一次简化，违背了有序和合理的原则，以拼音化为方向，就在一定程度上是破坏传承的同音合并粗暴简化。

任何人，只要不盲目轻信，如果认真观察，都能发现这样的事实，我只是把这种发现用一句话说了出来，那就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并不是拼音，而



是汉字一直坚持和部分拼音文字所体现的拼形表意，而文字，并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有些朋友听了相关的演讲而有“石破天惊”之感。我想，大概也就像听了那个孩子之所说而发现：皇帝果然赤裸。

这个集子所收，确实，都是些常识和早就该成为常识的认识，由我用我的语言说出来的，只有三句，三句真实可信的卑之无甚高论——却凝聚着我几乎是毕生的心血。

目录<<<

一 文学翻译，形似而后神似

∴ 形似而后神似	3
—— 在全国第一次英语诗歌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	
∴ 再谈形似与神似	10
—— 在全国第三届英语诗歌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	
∴ 以有尽之言传无穷诗意	19
—— 浅谈汉诗外译	
∴ 译，无信不立	32
—— 在第四届典籍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	
∴ 以“似”致“信”的译诗道路	40
—— 卞之琳译诗艺术浅识	
∴ ULYSSES 是不是天书	53
—— 萧乾、金隄两家译本抽样	
∴ 形神兼备：诗歌翻译的一种追求	60
—— 接受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访谈录	



∴ 傅雷，一位被误读了的语言艺术家	72
—— 读傅雷译作部分评论有感	

∴ 翻译，应该有中国学派的理论	88
—— 《江枫文学翻译评论自选集》代序	

二 译，岂可不求忠实

∴ 欺世盗名侵权之风不可长	95
—— 读《世界诗库》二、七两卷	

∴ “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	116
—— A Refutation to the So-called New Translation Theory	

∴ 学术有假，不可不察	133
—— 读许渊冲的《文学与翻译》	

∴ 答谢天振先生的“恭维”	136
—— 对一种伪翻译学反思的反思	

∴ 先生，水已够浑，幸勿再搅	154
—— 驳谢天振先生又一谬论	

∴ 就《暴风雨夜》译文答辜正坤先生	16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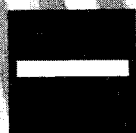
∴ 就《暴风雨夜》译文再答辜正坤先生	176
--------------------	-----

∴ 朱生豪的话，未必就是真理	201
----------------	-----

∴ 公正，是一切评论的道德底线	213
—— 读商瑞芹《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	

三 汉字，有效的文化载体

∴ 拼形表意：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	235
——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演讲	
∴ 文字改革 不妨暂停	260
—— 浅议汉字的恶性简化	
∴ 流毒犹在 岂可打住	267
—— 再议汉字的恶性简化	
∴ 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儿	274
∴ 汉字并不难学	290
—— 反对妖魔化汉字	
∴ 是学术争论还是政治陷害	293
—— 驳苏培成和伍铁平的恶意诽谤	
∴ 就繁简之争四答王立群	306



文学翻译， 形似而后神似

形似而后神似

——在全国第一次英语诗歌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相信，译诗，应该而且可以，力求形神皆似。诗，是艺术性最强的语言艺术。艺术品之不同于人类其他任何生产成品，是由于具有能够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素质。没有形式便没有艺术美。作为艺术品的诗，也不可能脱离其艺术形式而存在。人们说诗是不可译的，正是在强调它对特定形式的依存和不可分割性。

然而世界文学史的事实表明，各民族的诗人和翻译家都译出了并正在翻译着许许多多“不可译”的诗。而在统一的世界语取代各民族不同的语言之前，只要诗的创作在继续，译诗的活动就会继续。

无可讳言，再好的译诗也不可能等同于原作。译诗，实际上是用新的语言重新创作。只是这种再创作必须受到原作的全面制约。然而这样产生的毕竟已是另一首诗。诗歌翻译家的职责就在于尽可能缩小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差异，力求两者之间的近似。

曾经有不少人主张，译诗只能求其神似，不可强求形似。有一位先生援引苏东坡的话嘲笑追求形似。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东坡的话也未必就完全正确，如果说他还有点道理，援引人就毫无道理了，因为他用错了场合。苏东坡谈的是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所涉及的艺术是中国写意画。如果以译诗比绘画，就只可比作临摹。

临摹，怎可不求形似！只有可以乱真的临摹才称得上神品。译诗正如临摹，必须力求形神皆似。那位主张译诗但求传神的先生认为，“为了传神，形的方面往往需要作较大的变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应该容许的。”他还主张“采用民族形式，走民族化的道路”，“把翻译诗纳入我国诗的格律”，等等。

如果照此办理，且不论舍形而传神是否可能，我国只读译诗的读者就会无缘识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而且，很可能会认为拜伦、雪莱、长友（朗费罗）和惠特曼，都是写些五言、七言之类的酸秀才。不论哪一种外国诗，当译者是李白时，就都成了李诗，译者是杜甫时，又都成了杜诗。可惜，在当今中国，不要说以古体译诗的译者，就是在中华诗词学会工于古体诗的理事先生们也很难有几位能和寒山、拾得相比。寒山、拾得都还有些清新之作，天然



率真，不落俗套，而今日之古诗人都离不开陈腔滥调。

何况，神以形存，得形方可传神。就临摹性的作品而论，脱离形式而谈神似，无异于谈玄。这种主张之所以缺乏说服力，还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成功例证。

王力和钱春绮都译过《恶之花》，王译本是彻底“民族化”的，从头到尾一概七言；钱译本则“在意义方面力求忠于原诗，尽量存真”，同时，“力求形式上的移植”。谁个传神，谁个不传神，一比便知。整齐、押韵，自然便于背诵，例如王译诗句“一夜风流母夜叉”，读一遍就可以没齿不忘，却显然已经不是波德莱尔，钱译虽不如王译好记，却保存了近似的面貌和语言形象。

何况，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译本，在我们的时代就该以现代汉语诗译外国诗，王译本的时代已经错过了七十年。

坚持“但求传神”的理由，据说是，译诗而求形神兼备，是“太理想了，实践起来是办不到的。”

固然，译诗而求形神兼备确实是个理想的高标准。但是，如果承认译诗是一门艺术，则有理想比无理想好，标准低不若标准高。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诗歌翻译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使得我国的译诗艺术，自“五四”以来，经过六七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卞之琳所说的“成年”。

以拜伦诗的介绍为例，自苏曼殊，马君武往后，以现代汉语翻译的译者不下数十人，译文的质量不断提高。而质量的每一分提高，都可以归结为力求形神皆似的成绩。杨德豫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中，就有不少堪称力求形神皆似的成功范例，如：

本国 既没有 自由 可争取！	A
为邻国的 自由 战斗！	B
去关心 希腊、 罗马的 荣誉，	A
为这番 事业 断头！	B
为人类 造福 是豪迈的 业绩，	C
报答 常同样 隆重；	D
为自由 而战吧 ，在哪儿 都可以！	C
饮弹 ，绞死 ，或受封！	D

其原作如下：

When a man hath no freedom to fight for at home,
Let him combat for that of his neighbours;

Let him think of the glories of Greece and of Rome,
And get knock'd on the head for his labours.
To do good to mankind is the chivalrous plan,
And is always as nobly requited;
Then battle for freedom wherever you can,
And if not shot or hang'd, you'll get knighted.

对照原作可知，译文以准确的汉语传达了原作的思想、激情和气势，而且，在汉语特点许可的限度内，移植了原作的格律。他用“以顿代步”的方法，在汉语诗行中形成了和原作抑抑扬格四三四三音步相对应的节奏，又以工整的脚韵安排保持了原作的韵式 ABAB CDCD。

杨德豫这首诗的形似，不仅限于移植了格律，格律只涉及形的音乐性部分，而且，由于采取了几乎是“直译”的手法：译作与原作的诗行一一对应，原作的每一个实词在译作中都各有恰当的归宿，从而保持了原作的结构和修辞手段。最后一行三个动词（过去分词）shot, hang'd, knighted, 译文也同样凝重而有力，读之足以令人想见一个雄姿英发的拜伦，乃至他的一生。

但是也应该指出，译作比原作更精炼。这很难说是优点或缺点：既表明了“以顿代步”法要求译文精益求精，炼了再炼，也表明两种语言对应单位容量不同时，以相同数量的“顿”代“步”所形成的局限。

钱春绮在谈论诗歌格律移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般翻译者都反对逐字逐句翻译，反对对号入座，但据我看，有时可以这样办，甚至需要这样做。”我认为他的看法正确。对于翻译某些现当代诗歌，就不是“有时”，而是别无他途。像沃莱斯·斯蒂文斯笔下那些

A man and a woman
Are one.
A man and a woman and a blackbird
Are one.

之类的诗，难道还有别种译法吗？

在这里，神是难以捉摸的，能够把握并加以揣摩的，只有形。形式和内容的密不可分，在这里，几乎达到了形式即内容的程度。

诗之成其为诗，往往并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是怎样说的。

形式作为内容的意义，在现当代诗歌中，不仅对于信奉“形式是内容的延伸”的流派，而且，对于其他流派，都比以往显著。